

請翻開經本，我們將序文念一段，對對地方：

「善談心性者，必不棄離於因果。而深信因果者，終必大明夫心性。此理勢所必然也。」印祖引用夢東禪師這兩句話非常的重要，實際上也就是祖師開導我們，學大乘佛法的人，乃至於講到佛法最上乘者，也不能夠離開因果。善談心性者，這都是指禪宗的大德，所謂是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」，這在大乘法裡面可以說是最上乘者。禪師說這句話並不是沒有依據，我們在《藏經》裡面可以去考察考察歷代這些祖師大德們的語錄，確確實實是這樣，凡是真善知識決定不會背棄因果的。我們以近代來說，你看虛雲老和尚，大概諸位有不少同修曾經看到《虛雲和尚法彙》，從前十方大覺寺有翻印。但是老法師在圓寂的前二、三年，也就是他老人家最後的遺教，虛老和尚的《方便開示錄》，在香港流傳得非常之廣，本省比較上少看見。在《方便開示錄》裡面幾乎自始至終都是教我們注重因果的道理，這是說的現代的大德。

我們看看這個小註，「過去所造為因，現在所受為果；現在所造為因，未來所受為果」，這四句話就告訴我們因果通三世。「苦樂因果皆由自心之所感。十方三際一切事相，無一不發生於瞥爾妄動之生滅心中，亦無不消除於本來清淨之真如心中。一毫端上納盡華藏世界，事相無量，無一而非因果，無量因果，無一不出之於心性，心性不易見，即可借因果以見之」。這就是將因果與心性的道理，在幾句話當中發明到了極處。心性 is 講理，而因果是講相與用。我們大專講座講《十四講表》的時候給諸位說體相用，所謂體就是此地講的心性，心性 is 十法界依正莊嚴的本體，因與果就是十法

界依正莊嚴的相用，這個關係怎麼能分開？如果要真正懂得其中的關係，你就曉得心性與因果實在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一體之兩面。假如說我們單單著重在心性上，不談因果了，不理會因果了，換句話說，心性的道理你一定也不能夠透徹，這是必然的。理與事分不開家的，你要想真正在理上通達，事相上絕不能夠捨棄。這一句話是對上根利智對他們講。

下面一句合起來看，那就三根普被了。我們沒有那麼高的天分，叫我們一下明白心性的道理確實不容易，但是我們從事相上下手，可以說人人皆有分。這幾天我們在善導寺講的《彌陀經》就是很顯然的例子，《彌陀經》的極則就是說的心性的道理，但是帶業往生的事相完全是因果感應。阿彌陀佛在因中發的願，那是因；現在修成極樂世界，這是果。我們現在相信淨土法門，發願求生，這是因；將來報身盡了的時候，阿彌陀佛來接引往生，這是我們的果報。在經上，實在講時間太短，只能夠把裡面重要的意思提出來給大家說說，實在講還是沒有法子說得透徹，總希望同修們要深深的相信這個法門，佛法殊勝的利益功德才能夠獲得到。深信因果就是你將來一定可以明心見性，只要往生極樂世界，縱然是下品下生，你也能一生證得圓滿的佛果。經上說，往生極樂世界就證得三不退，知道證三不退，那麼經上講的一生補處菩薩豈不是人人都有分？到了補處菩薩，這才叫大明夫心性，不是小明，大明是究竟圓滿的發明。

小註裡面給我們說明，苦樂因果，我們娑婆世界是苦因、苦果，極樂世界才是種的樂因、樂果。在這個地方，那個果報我們不必看重它，需要看重的是在造因上。造因上來說，這一本小冊子，《了凡四訓》，就教我們造樂因，後來的果報當然就是樂果。但是不善於造的，像後面袁了凡居士，如果造作的是苦樂相對的樂因，將

來果報還在娑婆世界人天兩道享福。而人天兩道的福報，給諸位說，萬萬享不得，一享福就迷惑顛倒。人間再大的福報你能享幾年？縱然你活兩百歲，你也不過是享兩百年而已，兩百年享完了以後怎麼辦？依然六道輪迴。這個事情太可怕了，太可悲了。所以說，人間天上的福報我們都不要。

我們修什麼才是真正的樂因？修淨業。再要問諸位，什麼叫做淨業？所謂淨業，就是在斷惡修善之中，著意在清淨心，我斷惡修善，我的目標就是在我自己心地清淨，除此以外什麼都不求。正如同前天給諸位講的，我們念佛的大主意在什麼地方？求一心不亂。一心不亂就是清淨心，這是無漏的善法，這一種業因與西方極樂世界的果報才相應，因果相應，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假如我們不懂這個道理，我們斷惡修善希求人天的福報，那是得的到的，不是得不到，這麼一來，我們所修行下的這些苦功也不過是來生享一生福而已，這實在講是得不償失！一享福沒有不迷惑顛倒，所以享福報當中又造無量的罪業，這是我們特別要注意的。菩薩他就懂得，在這個心最初一動的時候，他就能知道後來果報清淨與否，這是與我們凡夫不相同的所在。

這裡小註也給我們點出來了，十方三世一切事相，那是講的果，有果必有因，這個因沒有一椿不是在我們心地最初一念妄動的生滅因中，現的這些十法界依正莊嚴。明心見性之後，這是講成佛了，成了佛之後，這一切的妄相，真心理地上本來沒有。這個道理雖然很難懂，但是不能不懂。我們在講堂裡面，大經大論上常常討論這個問題，常常提起這個問題。一遍、二遍，十遍、二十遍，我們悟不過來不要緊，千遍、萬遍，必然有悟處，這是我們應當要明瞭的。所以經一定要多看，一定要多聽，目的就是要開悟。換句話說，使我們早一天獲得清淨心的現前，然後你才曉得，像《華嚴》裡

面所講的無障礙的法界，此地舉了一個例子，「一毫端上納盡華藏世界」，這個例子是指的事事無礙的境界。由此可知，不但在我們六道凡夫境界裡，六道以外四聖的境界當中，也就是說整個十法界依正莊嚴，沒有一樁不是因果感應的道理。成佛有成佛之因，作菩薩有作菩薩之因，三途有三途之因，這是我們應該首先要明白的。明白了之後，這個十法界你就可以選擇，我希望到哪一個法界，我就造什麼樣的因；換句話說，十法界裡面你就可以自做主宰，就不會隨業力飄蕩。

《了凡四訓》，實在講，就是教我們在境界裡面自己做主，改造命運。可以說世間凡夫沒有不隨命運轉移的，哪一個人能夠逃得出命運？能夠逃得出命運的，過去講，只有修行人。你看看相算命的他不給修行人看，為什麼？修行人的命看不準，就是他自己能改造。如果修行人給那個看相算命，他算得很準，某人不得了，算我的命算得很準、很靈，還對那個人誇獎幾句，他不曉得反過來慚愧，我修了這麼多年，還是在命運手上，我一點都沒有轉得過來。袁了凡是個凡夫俗子，他都能夠扭轉命運，我們是佛門四眾弟子，我們要不能改造自己命運，那還談什麼修道？無論在家、出家，學佛第一步就是要改造自己命運。這是祖師特別的弘揚這本書、流通這本書的用意之所在。也就是說，在佛法裡面給我們奠定良好的基礎，而後大小乘的經典我們才能有受用。末後這一句說，此理勢所必然也，這是道理勢在必然。

「須知從凡夫地，乃至圓證佛果，悉不出因果之外。有不信因果者，皆自棄其善因善果，而常造惡因，常受惡果，經塵點劫，輪轉惡道，末由出離之流也，哀哉。」這幾句話是祖師對於一般凡夫悲痛與感歎。由前面夢東禪師這兩句話我們就明白了，因果的道理凡聖皆不能夠避免，皆不能夠超越。現在就是問我們自己相信不相

信？你能夠相信因果報應，這種人就是經上所講的多善根、多福德；不相信因果報應，那就叫少善根福德。不相信因果他就不肯修善因，不修善因，他就自己放棄了他可以得到的善果，這真叫做自暴自棄。在這裡我還要提醒同修們一點的，我們斷惡修善，要曉得斷惡修善是我們自己本分上的事情，我們應該要這樣做法，至於那個善的果報就根本不要理會，求富貴、求智慧、求功名、求長壽、求多子孫，一概你都不要求，你那個善因厚了，自然就報得了，何必要求？如果你要求，你那個善就不是真善。古德教給我們，「只問耕耘，莫問收穫」，換句話說，只問我們自己修善因，不要理會善果，對於果報不必去理會它，善積厚了自然果報現前，這多麼自在。不相信善惡果報的，必然是常造惡因，常造惡因的人，那個惡業成熟焉有不受惡報的道理？果報不可思議！

印祖在此地給我們講，常受惡果，經塵點劫，輪轉惡道，塵點劫是指時間之長。這個地方有個小註，「劫，最長時間也」，這是時間單位，「一千六百八十萬年為一小劫，二十小劫為一中劫」，四個中劫叫一大劫，這四個中劫的名稱叫成住壞空。「歷第一中劫曰成劫，歷第二中劫曰住劫，歷第三中劫曰壞劫，歷第四中劫曰空劫，循環往復，多不勝計，曰塵劫」，塵是指的微塵。成住壞空這四個合起來叫一個大劫。這就是說明，我們不相信因果報應，依然造作惡因，沒有不墮惡道的，一墮惡道這個時間就太長太長了。這是我們學佛的同修們，要想在這一生當中真正有成就，你要從深信因果上做起點。換句話說，最低的限度不墮惡道。這是給那些凡夫俗子、沒有志氣的人所講的。對於真正聰明智慧、有志氣的人說，最低限度我們要帶業往生，這才不辜負自己，不辜負佛菩薩，這是說最低限度的，我們要能帶業往生。

果然能帶業往生，現前我們所做的，正助雙修。所謂正修，二

六時中佛號不間斷，口裡面不念，心裡頭不斷，著重在心上；在助修上，斷一切惡，修一切善，也就是這一篇裡面給我們講的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斷惡修善不希求一切的果報，求什麼？臨命終時心不顛倒，這就決定可以帶業往生，這樣修學那是再穩當不過的，決定可以成功。如其不然，縱然是來生享人天福報，剛才說過了，福報享盡了還是免不了輪轉惡道，這是很可怕的一樁事情。這裡也有一個小註，「眾生以善惡業力輪迴六道」，這個六道就是指的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羅道、地獄道、餓鬼道、畜生道，說地獄、餓鬼、畜生為三惡道，這個也不必細說，我們講得也很多了。末由出離之流，這就是講六道裡面生死凡夫，這是很值得哀傷的，這是指這一類眾生。為什麼原因？就是不相信因果報應，所以才出不了輪迴。

再看下文，「聖賢千言萬語，無非欲人反省克念，俾吾心本具之明德，不致埋沒，親得受用耳。」此地說的聖賢，包括世出世間，世間的聖賢人跟出世間的聖賢人都是這樣教導我們。所以說千言萬語目的只是一個，教我們反省，教我們克念，反省是慧，克念是定；反省是看破，克念是放下。念是什麼？妄念，克服我們自己的妄想念頭，妄念能夠息滅，我們真心理體才能現前，而真心裡面本具的光明，在佛法裡面講般若智慧，我們孔老夫子所說的明德，這才能現前；換句話說，性體本具的光明德用才不至於埋沒。親得受用，親是親自，你能夠得到理體上的受用，那就是像諸佛菩薩的受用沒有兩樣。這種受用在大經上從綱領上講是指的法身、般若、解脫，這就是親得受用，你證得清淨法身，證得無量的智慧、無量的神通，得大自在。這是聖賢垂教目的之所在。

「但人由不知因果，每每肆意縱情，縱畢生讀之，亦止學其詞章，不以希聖希賢為事，因茲當面錯過。」這幾句話很值得我們警

暢。聖賢書現在人讀的固然是不多，但是我們講堂的同修可以說人人都讀過，縱然沒有讀過世間聖賢書，佛教的經典、祖師的語錄，這是出世間的聖賢書，我們讀了不少年，我們法身、般若、解脫有沒有親得受用？如果說三德祕藏我還沒有現前，我還沒有得到受用，原因在什麼地方？這就給我們說出來了，把我們的毛病診斷出來了，我們的毛病是不相信因果。口頭上說因果沒有用處的，為什麼？你還肆意縱情，六根放逸，這就不相信因果。經上佛教給我們的應該怎麼樣怎麼樣做法，可是我們自己在日常生活當中並沒有依教奉行，佛說的是一樁事情，我們自己做的又是一樁事情；換句話說，我們的心行與佛的教誨不能相應，還是肆意縱情。

這樣縱然畢生讀之，不要說你讀個一年、二年，你就念一輩子經也是枉然。何以故？你念一輩子經，也不過只是學其章句而已，因為你從來沒有發心我要作菩薩、我要作佛，你沒發這個心，所以你不能成就。希是希望，希望做聖人、希望做賢人，聖人就是佛，賢人就是菩薩。我們要問問同修們，你們有沒有發這個心，我要作佛？什麼時候作佛？我這一生就要作佛，我不必等來生；我現在就要作菩薩，我不要等來生來世再作菩薩，你要發這樣的心才行，你才能得受用。你要不發這樣的心，大乘經典，世出世間聖賢的教訓，焉有不當面錯過之理？這是把我們四眾同學們的毛病一句話點破，我們應該要覺悟。

底下一段歸結到本文了，替這部書做的序文，就不能夠離開這部書的宗旨。「袁了凡先生訓子四篇，文理俱暢，豁人心目，讀之自有欣欣向榮，亟欲取法之勢。」袁了凡先生他這四篇文章是他的家訓，是他教給他兒子的一篇東西，在文字上、在義理上都能夠達到通暢無阻，豁人心目。豁底下有小註，「頓然開通之意」，佛法裡面講就是開悟，只要你認真去讀，都能夠叫你開悟的。讀之自有

欣欣向榮，欣欣向榮是以植物來做比喻，小註註得好，「心地上一片生機」，確實有這個味道在。亟欲取法之勢，你念了之後你心裡面就生起效法之心，了凡先生這樣做，對，我也應該這麼做法，他能夠改造命運，我為什麼不能？不但我們能，我們比他更殊勝，我們前途比他更光明，因為我們藉這個基礎可以直接到大乘佛法，但是沒有這個基礎，大乘佛法都架空了，落空。

彌陀法會當中，我給同修們特別強調念處正勤，這個念處正勤要不曉得怎麼修法，你讀《了凡四訓》就行，有《了凡四訓》就可以代替四念處、四正勤，你看看這多麼重要。要沒有這個基礎，根力沒有依據。帶業往生，我們說得很清楚，五根裡面要具足前面三根才能帶業。那個植物的根，根生在哪裡？根生在土壤之中，你要沒有土壤，那根生在什麼地方？土壤是什麼？就是念處正勤，換句話說，就是《了凡四訓》。我們現在學的大乘佛法沒有立足處，所以我才普勸同修們，大乘佛法暫時不聽、不修可以，先修《了凡四訓》，太重要太重要了。好比我們心裡面想蓋高樓大廈，你要想蓋房子先找地皮，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就是土地，我把土地找到了，再蓋房子才有可能；土地沒有找到，在什麼地方蓋房子？因此這兩本書是不可或缺的課程，應該積極的取法。

再看底下，「洵淑世良謨也」。這個底下也有個小註，「淑，善也。言此書具改善世道人心之偉力也。良謨，猶言善法也」。這是極力的稱讚這部書，這部書確實它具有改造世道人心的力量，也可以說這部書是成佛作祖的根本。

「永嘉周群錚居士，發願流通，祈予為序。」這也是作序文少不了的，這是說出流通這部書的因緣。什麼人發心流通？永嘉，就是現在的溫州，底下小註註得很清楚，浙江溫州有位姓周的，周群錚居士，他發心流通，將這部書重新翻印，贈送給十方結緣，請求



老法師給他作一篇序文，序文就是對這部書裡面的要義以及它的功德做一番介紹，求他作序。

「因撮取聖賢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之意，以塞其責云。」這句話是法師的謙虛話。這個撮取是「僅舉大要」，聖賢克己復禮，這個底下小註我們先念一念，「戰勝私欲之謂。即孔氏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之修省工夫」。這是儒家教誡學人用功的方法，在佛法上就是說的離一切相，《金剛經》教我們不要取相、不要著相，也是這個意思，這是講的克己功夫。此地這個孔氏就是孔夫子，教誡學人。毋意，這個意我們用佛法的名相來說大家更容易懂，意就是意識，再說得粗淺一點就是分別心，這個意就是第六意識，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不要用第六意識。你看看孔老夫子他不是不懂，他講的跟我們佛法沒有兩樣，佛教給我們離心意識，這就是離意識，第六意識。毋必，這個必與固，固就是固執，必就是一定要這樣，這兩個字可以說就是末那識，必與固都是執著，在境界當中一切不執著。最後一個毋我，毋我是忘我，在佛法裡面就是破我執，破人我執、破法我執，豈不就是離阿賴耶識？你看看與佛法裡面講的離心意識參有什麼兩樣？參禪要離心意識，研教要離心意識，念佛也要離心意識，才能明心見性。

復禮，說實在的話，就是見性的境界，性是講的體，禮是講的用，是從相用上說，得其相用必然見性。諸位要明瞭懂得這個道理，你才曉得孔老夫子為什麼多禮，釋迦牟尼佛為什麼有禮節，對待任何人都恭敬，佛教給我們一切恭敬，真正有禮貌，絲毫不欠缺的，聖人，有體有用。如果說世出世間這些大德，他的學問增長了，道業增長了，貢高我慢，瞧不起人，這就是顛倒行事，沒有這種道理。愈是有智慧，愈是有修持，對待眾生愈恭敬、愈謙虛，你從謙敬當中你才能真正體會到智慧光明。如果說學問增長了，脾氣也大

了，貢高我慢習氣也隨之而長了，這是決定沒學問。在佛法裡面講那是什麼？世智辯聰，八難之一，他已經遭了難，也就是說，他不是走的佛道，他已經落到魔道裡面了，決定不是佛，決定不是在正法上。這是講復禮，復是回復恭敬，可見得從前不知道恭敬，明心見性之後才知道恭敬，才曉得平等，才知道謙虛、謙抑之道，盡量把自己壓下來，把別人抬高，一切眾生皆是佛，一切眾生皆是善知識。

「恭敬可謂之為無形之禮服」，從這個地方也可以勘驗我們自己的功夫，我們自己對一切人、對一切事、對一切法，我們謙敬之心是不是在增長？傲慢的習氣是不是天天在斷除？這是很值得我們檢點反省的。假如我們傲慢習氣在增長，謙敬的功夫沒有進步，自己就要覺悟，我們沒有在菩提道上；換句話說，在佛法裡頭，無論你修學哪個法門，你一定有過失，一定有毛病，你的道業不會增進的，你的善果不會現前的。這是說怎樣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道上，你就用這個功夫就行了，不必請教別人。請教別人，別人都給你說客氣話，都恭維你。為什麼？這個年頭說真話的人很少，說真話你不高興，說假話你歡喜，那有什麼法子？換句話說，口頭裡說的是一樁事情，心裡面想的是另外一樁事情。

我過去不懂，人情世故知道的少，就犯過這個毛病，所以現在有人請教我，我就恭維了，不敢講真話。我以前一個同戒的戒兄弟，感情非常好，他講經，我也在下面聽，講完以後，他說戒兄，我講得不好的地方，請你指教指教。我就以為是真話，就告訴他，你哪個地方有點毛病要改過。他臉馬上就紅起來了，眼睛瞪著我，很不高興，我就說，你講得很不錯，很好很好，只好講客氣話，從此以後我再不敢說實話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也曉得，我請教別人，別人也恭維我，說假的，不會說真的。像這個樣子我們怎麼能有進

步？真正要想求進步，只有自己反省，自己檢點，不要檢點別的，就在這一樁事情就行了，我是不是做到一切恭敬？是不是把貢高我慢的習氣天天在減低？就這麼兩樁事情，就能夠觀察得出你是不是在菩提道上，你在道業上是否天天精進。

閑邪存誠，閑是防止的意思，「防閑邪念，使勿踰越範圍，防心如防賊之意」，在《法句經》裡面常說的「防意如城」。這個邪是指邪思、邪念，我們要時時刻刻提防，念頭一起來就要覺，提起這個覺照的功夫，知道我這一念是善念還是惡念，念頭不起則已，一起就曉得這個念是善念是惡念，將來這個果報是善報是惡報，立刻就覺察，這叫做閑邪，這叫存誠。閑邪跟存誠的功夫是一體的兩面，印祖說他作這篇序文的意思最後結歸到這兩點，是希望我們也跟聖賢人一樣，要做克己復禮的功夫，要做閑邪存誠的功夫，這才不辜負他老人家作這篇序文介紹《了凡四訓》。同時在這篇序文裡面，我們也明瞭如何修學《了凡四訓》，特別是著重在自淨其意上。序文講到這裡講完了，我們可以入到正文了。

大家翻過來，《了凡四訓》第一篇是「立命之學」。在題目的前面有幾行小字，這個小字是舊序裡面的提要，在此地我們也不必多說了，大家細細的看看就行了。這是舊序裡頭說明這個書精深博大，中正精微。「改過、積善」兩篇是正文，前面也曾經提到，好像經書裡面的正宗分一樣；「立命之學」是現身說法，等於序分一樣；第四篇「謙德之效」，等於流通分一樣。諸位要知道，這個書裡頭著重在福報，換句話說，修善根福德。善根福德你會修你還要會保持，什麼方法能保持？謙德能保持，剛才講的，一切恭敬才能夠把你這個福保持得住，你要不能一切恭敬，你修的那個福報都漏掉了，有漏的福報。有漏的福報還要用謙德來保護它，使它不要漏得快，你要沒有這個謙德，一面修就一面漏，修的還不夠漏，修了

一輩子依然沒有福報。這就不必多說了。我們看本文：

【余童年喪父。】

這個『余』是了凡先生自稱。『童年』，在我們中國古時候，男子沒有滿二十歲都叫做童年，二十歲的時候行冠禮，這才叫成人。女子是十六歲行髻禮，頭髮用簪子簪起來，這代表成年了，十六歲以前也稱為童女。這是說他年紀很輕，早年父親就過世了。

【老母命棄學舉業學醫。】

『舉業』，「解見前舊序中」，這個舊序不是印光法師這一篇序，我們這個本子裡頭沒有這個舊序，只有印祖一篇序在裡面。這裡略說一說，舉業，拿現在講，現在還很難說，因為現在的學校同過去的學校不一樣，過去學校是專門為國家設官分職而建立的，所以讀書人他的出路就是從政。現在這個學校裡大學畢業出來未必是從政的，也有經商的、也有從事於工業界的，不同於過去。過去這個舉業，就是從秀才到舉人到進士，都是在政界上服務的。「棄學舉業」就是放棄仕途，也就是拿現在話說，對於從政這一門捨棄掉了，『學醫』，改行了。

【謂可以養生。可以濟人。且習一藝以成名。爾父夙心也。】

從前讀書人對於職業的選擇大多數是這兩類，一個是從政，一個是做醫生，這是念書人大多數就業都是這兩大類。我們讀《義田記》，范仲淹的一段故事，范仲淹當窮秀才的時候，有一天有一些朋友們帶著他一塊去算命，他看到那個算命先生，第一句話就問那個算命的，你給我算算，我將來能不能做宰相？算命的一聽，你好大的口氣，就冷眼看他。第二句話說，不能做宰相，你給我算算看我能不能做一個好醫生？算命的就奇怪了，先是要做宰相，宰相做不成做個醫生，怎麼是一落千丈了？就問他，你為什麼有這個想頭？他說做宰相可以救天下人，我救不了天下人，我做一個好醫生，

也能救幾個人。算命先生一聽到他這個話，真宰相也，雖然你沒有做到宰相，你這個心真正是救天下。所以後人稱為「良相良醫」，就是從范仲淹這個典故而來的，不為良相便為良醫，存心救世救人。他的父親對於他的期望也是如此，看看兒子不是做宰相的材料，也沒有這個德，也沒有這個學，那最好做一個好醫生。『謂可以養生』，這個養生小註裡面說，一者可以維持自己家計，就是從事於醫生可以能夠養家，同時又『可以濟人』，這就有保養生命的意思了，有這兩種意思在，「可以濟人」。『且習一藝以成名』，這個醫道也是一種藝術，底下小註說，藝是指的技術，賴以生存者也，技術而專精可以成為名醫。這是說他母親告訴他，這是他父親的心願、夙願。這個一開頭就說出他父母對他的期望。

【後余在慈雲寺。遇一老者。修髯偉貌。飄飄若仙。余敬禮之。語余曰。子仕路中人也。明年即進學。何不讀書。】

這個『後』是指以後，可見得他已經把求取功名從政這個念頭早就捨棄掉了，專門留意於醫道。這是以後有這麼一個機緣，在慈雲寺遇到一個長者，遇到一個老人，『修髯偉貌』，髯是鬚鬚，底下小註諸位自己可以看，修是長，鬚鬚很長，非常的好看，「偉貌」，相貌莊嚴，一看上去就曉得不是一個普通人。『飄飄若仙』，超凡脫俗這樣的一個人。了凡先生一見他，對他很尊敬，『敬禮之』。這個人就告訴他，『子仕路中人也』，這個「子」是古人的尊稱，現在人說就是先生，你這位先生應當是仕路中人，你應當要做官，要從政，你是幹這行的，「仕路，官場也」。『明年即進學』，從前從政一定要從學堂出身，國家來培養你、來栽培你。底下小註說，「科舉時代考取秀才曰進學」，換句話說，最低限度你要從秀才、舉人、進士，由這個途徑上出身。說為什麼你現在不念書，不讀書去？

【余告以故。】

他就把父親的遺志告訴這個長者。

【並叩老者姓氏里居。】

『叩』是叩問，並且請教這個老人，你貴姓，你老人家是什麼地方人，住在哪裡，請教這個老人。

【曰。】

這個老人就告訴他。

【吾姓孔。雲南人也。得邵子皇極數正傳。數該傳汝。】

這個《皇極經書》是宋朝，這個底下有個小註，「邵雍，字堯夫」，一般稱之為邵康節先生，大家看這個小註，這個小註就不必再多念了。這部書現在還存在，《四庫全書》裡頭還保存著有，中華書局印的《四部備要》裡面就有，精裝兩冊，裡面完全講的是術數。這兩部書不太好懂，如果要精通這一部書，不但是個人一生的命運能夠算得很準確，一點都不會差，而且還能夠知道國運，知道整個世界的世運。這種道理，好像前面也曾經給諸位說到過，在序文裡面提到過。這種推算，古德有給我們說，在理論上是有兩種，一種是甚深的定功，可以知道過去未來，那是決定正確的。因為定功裡面，定是心清淨了，清淨心中無所不照，十方三世都照在你這個清淨心裡面，一點不會錯誤，這是現量境界，親自看到的，哪裡會有錯？這是很深的定功。第二種未卜先知的就是靠數理，這是講的數學，很深奧的數學，也能夠先知，知道過去未來。我們中國的《易經》、邵康節先生的《皇極經世書》，都是由於高深的數理而推算得很正確。從宋朝一直傳到明朝，孔先生是明朝人，傳到他這個地方，他得到正傳，同時告訴了凡先生，我們遇到很有緣，應該我要把這個學問傳授給你。當然了凡先生聽到也很高興，也很喜歡，很難得，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。

【余引之歸。告母。母曰。善待之。試其數。纖悉皆驗。】

他聽信孔先生並非迷信，先要看他算的那個卦靈不靈。他就請孔先生到自己家裡來，同時介紹給他母親見面，他母親看到這樣一位客人，很不平凡的客人，也就招待他，並且試驗試驗，看他算的東西準不準。結果算的確確實實很準。算得準，孔先生給他說的話他才能聽得進去。這個準確，當然先看過去，現在諸位要找看相算命也是如此，算算過去事情看他講得對不對，現在眼前的事情看他說得對不對，過去說得不錯，現在眼前的也很準確，將來的就可以相信。這是從試驗當中來奠定信心。他對孔先生生了信心。既然生了信心，孔先生告訴他，你是仕路中人，你應該要念書，這樣念頭才轉過來。

【余遂起讀書之念。】

這才念頭一轉，才想到應當要聽孔先生的話，還是好好的念書。下面我們念一段，時間到了沒關係，下次我們再補講出來，好在這一段意思很好懂。

【謀之表兄沈稱。言郁海谷先生。在沈友夫家開館。我送汝寄學甚便。余遂禮郁為師。孔為余起數。縣考童生當十四名。府考七十一名。提學考第九名。明年赴考。三處名數皆合。復為卜終身休咎。言某年考第幾名。某年當補廩。某年當貢。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。在任三年半。即宜告歸。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。當終於正寢。惜無子。余備錄而謹記之。自此以後。凡遇考校。其名數先後。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。獨算余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。及食米七十餘石。屠宗師即批准補貢。余竊疑之。後果為署印楊公所駁。直至丁卯年。殷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卷。歎曰。五策即五篇奏議也。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。老於窗下乎。遂依縣申文准貢。連前食米計之。實九十一石五斗也。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。遲速有時。

。澹然無求矣。】

到這是一段，這一段雖沒有細講，大意諸位也能夠懂得，你就曉得我們每個人都是命運注定的，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怎麼樣勉強也勉強不得。除非你有本事改造命運，你要沒有本事改造命運，你的一生命運注定了。這是要叫我們相信，信了以後才有辦法轉，你要不相信，你就沒有轉的念頭。沒有轉的念頭，你一生還是被命運左右你，命運牽著你走。我們要學佛，要成佛作祖，先要轉命運，在命運當中自己能做得了主宰，而後才能超凡入聖，才能成佛作祖。今天就講到此地，這一段的大意下一次補出來。